

辽沈战事

内部资料

1985年号

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辽宁省文史研究馆

编印

目 录

随军纪实	王理寰遗稿	(1)
记在抗战中牺牲的原东北军第五十三军		
第一百三十师师长朱鸿勋几件事	蒋润元	(15)
西安事变后我在东北军 105 师	吕瑞周	
的经历及见闻	李传玺整理	(20)
张学良将军卫队的沿革	那维张	(29)
1940年由山东省胶东至延安		
行军路上的见闻	李铭三	(35)
张作霖佚闻	惠德安	(52)
增韫生平史略	杨孝同	(59)
吴景濂史略	杨孝同	(64)
张作相事略	李宗颖遗稿	(71)
记王永江对东北大学学生的一次讲话	李宗颖遗稿	(89)
缅怀阎宝航同志	胡震	(96)
东北讲武堂的几任教育长事迹	郑殿起	(100)
中医过去与现在的概述	孙允中	(113)
当铺	彭静山	(125)
解放战争初期的凌源中学与热辽中学	李铭三	(132)
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入伍生队的概况	郑殿起	(143)

- 奉天法政学堂创立沿革 佚名本刊编辑组存稿 (149)
- 奉天省立第四中学校与校长白尚纯 王家誉 荆有岩 (153)
- “烈士山”重创敌军 李明顺
- 雷再润整理 (163)
- 东北义勇军简介 陶林 (174)
- 由莫斯科回国路过伪满州国时的见闻和感受 赵希献 (181)
- 张学良将军1930年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概述 荆有岩 (186)
- 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行营
- 军费支出与所属部队经理章制 荆有岩 (201)
- 从“九·一八”事变到
- “双一二”事变的张学良将军 王家闾 (214)
- 咏史 王敏求 (231)

随军记实

王理寰

一、抗日期间的五十三军

1、华北华中战争的经过

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八项主张签定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不守信义，反扣张学良于囹圄中。东北军群龙无首，从此走上无娘的征途。以三十余万的精兵被蒋缩编不足二十万人。五十三军是其中之一。以万福麟为军长、直辖三个师。九十一师师长冯占海（义勇军改编）、一百一十六师师长周福成、（原一百二十九师改编）、一百三十师师长朱鸿勋（原十七旅改编）。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七七”事变，五十三军全部参加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二日晨，日军河边旅团进攻芦沟桥，我守军吉星文团开始与敌军应战，引起八年战火。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北京沦陷，五十三军驻京汉线上保定以北地区，遂参加永定河南岸永清县战役（六九二团团长张裕驰负伤，营长曾国华阵亡）。继之保定战役、石家庄战役、漳河南岸战役、淇河战役、塔岗等战役。六九六团团长王理寰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晚六时淇河右岸负重伤。在华北军队退过黄河时，五十三军负最后掩护责任，但蒋军五十二军

军长关麟徵先期渡河后，却在郑州车站满贴标语，诬五十三军在黄河北岸投降日本，不许过黄河。“如过黄河五十三军也须五十二化”。威胁歧视无以复加。及吾们过黄河后向关麟徵质问，他说，“你们虽未全体投降日本，六九一团吕正操也投入八路军”。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敌人逼进黄河南岸，开封难保，郑州将危，蒋介石无法应战。六月七日在中牟以东赵口附近掘黄河大堤阻敌前进，敌我两军遂沿黄汛两岸成对峙形势。但河南省群众生命财产亦作波臣的不少。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后相继退守武汉。五十三军渡过长江加入武昌外围战役，达七昼夜之久。所属九十一师伤亡逮尽，未予补充，取消队号。师长冯占海去昆明经商，军长万福麟年老退职，到重庆南山隐居，五十三军军长以周福成接充。从此，五十三军仅剩两个师。一百一十六师师长赵绍宗，一百三十师师长朱鸿勋，由武汉战后转到湖南省源陵县整训。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五十三军调到湖南省洞庭湖西岸防守，隔湖与岳阳敌人相对峙。一九三九年六月初旬，一百一十六师师长赵绍宗作战因伤转病故去，师长以赵镇藩升充；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九日，华容战役（藕池口）一百三十师师长朱鸿勋阵亡。副师长张玉珽升充，以一百一十六师副师长王理寰调任一百三十师副师长。

2、滇西战役和越南受降

一九四二年春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五十三军编入远征军建制部队，归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指挥。部队编成伊始，陈诚因病去职，换卫立煌为远征军司令长官，所有部队改为美式装备，集结于滇西大理附近整训。

霍揆彰是蒋介石嫡系，从来歧视五十三军，对于武器分配，有时扣发或减少枪支数目，我们时起摩擦。一九四三年夏开始打通滇缅路战役时，一百三十师师长张玉珽因病去职，副师长王理寰升充师长。远征军五月渡泸（怒江）攻下高丽贡山，收复腾冲，歼灭日军五十六师团、三十三师团和第二师团各一部，创抗日以来未有的胜利。腾冲收复后，霍揆彰密电蒋介石诬五十三军作战不利，其电文云：“查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一百一十六师师长刘润川，一百三十师师长王理寰系张学良余孽，此次腾冲作战不利，应撤职查办，组织军法会审，按法律办，唯副军长赵镇藩尚有微功可调他职。”蒋介石接电后转令卫立煌察办具报。卫立煌以腾冲战绩事实证明五十三军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当赏，卫立煌即调五十三军归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杰指挥，撤霍揆彰二十集团军总司令职，为昆明城防司令。

一九四四年冬，远征军打通滇缅公路以后，卫立煌因功高震主，蒋介石取消远征军不与任何职务，逼卫立煌出国，五十三军调昆明归杜聿明指挥。一九四五年九月末，杜聿明解决龙云时，令一百三十师离开昆明到建水县住防。当我们到建水时，当地专员张渭川借师范院校礼堂开欢迎一百三十师大会。我将一登台时，群众及学生向我飞送纸条无数，请问我到建水县有何任务，是否与解决龙云有关，我总的答复是“我王理寰枪杆不向内，一百三十师是东北军，驻此整训，请大家放心”。（掌声如雷）

蒋介石又用调虎离山之计，偷梁换柱之手段，令五十三军入越南归卢汉指挥，把卢汉所属云南部队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调到东北参加内战。本来五十三军官兵都是东北人，六十军官兵都是云南

人，如此调用方法，使人人背井离乡，个个冷热不宜，利用气候涣散军心，虽不能及时消灭，天长地远亦能随时逃亡一空。蒋介石这些毒辣手段为世人所共知。五十三军到越南接六十军防务后，分驻河内、海防、谅山、突山、北宁、富寿等地，和越南军民相处亲如兄弟。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接到蒋介石密令五十三军就地改编，全军缩编一个甲种师。以周福成为师长、刘润川、王理寰为旅长。编余者就地遣散。终以索改编费巨款而抗止了缩编命令。蒋复电前令作废，候令回国另有任务。这种两面三刀手法，使人愤慨。

抗战八年，东北军由双十二后改编，仅存五个步兵军、一个骑兵军。计步兵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五十军军长于学忠、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抗日期间到一九四五年冬除五十三军外，其余的消灭殆尽，虽有少数存者亦脱化蒋军部内，独五十三军苟延残喘，尚有两师兵力存在，其原因有二：

(一) 陈诚在蒋介石指挥下，欲在军中造成个人的体系部队，以保定军校明牌为号召，在横的方向上尽量拉拢。周福成是保定军校第九期毕业，与陈诚是同学关系。恰恰又在第六战区抗战（陈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对周每每大力庇护，是为之外援。

(二) 五十三军内部官兵多数是东北人，都是讲武堂、教导队、学生队毕业，纯系张学良一手造就的。张学良被扣以后，都成孤臣孽子，无所依靠。如不团结尽力拥周，则周一去职，必都随之俱去，所以五十三军团体比较坚固，是其存在的主要原因。抗战八年，由华北而转入中原；由中原而转入滇西；由滇西而缅甸转入

越南。伤亡官兵约二万八九千人。大小二百余战，阵亡官兵遗族约五千余口。当时东北、华北均沦陷，无家可归，由五十三军自筹安置共分九处居住。华北阵亡遗族住陕西省的西安、宝鸡和沔县；武汉和洞庭湖等战役阵亡遗族住湖南省的常德、津市、沅陵；滇西战役阵亡遗族住云南省的昆明、安宁、开远。由军师成立五十三军官兵遗族救济委员会，军长为委员长，师长、团长为委员，每处设有专人管理。每月由军师经费内抽筹两万多元，为遗族生活救济费。在抗战期间粮米高贵、物价飞涨，所筹救济金，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我们屡电恳蒋介石给以补济，他置若罔闻，分文不与。遗族分居各地，背井离乡，举目无亲，饥寒交迫，告贷无门，思之落泪，言之痛心。

东北军抗战以来，五十三军是尚存者，其遗族尚且如此，而六十七军全部消灭于上海战役。四十九军、五十七军大部消灭于南京战役。五十军大部消灭于台儿庄战役。所有的遗族，可想而知矣！

二、日本投降后的五十三军

1、由越南、海防、河内回国到秦皇岛登陆经过情况。

第五十三军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由滇西调到越南受降，在越期间大力援助胡志明革命，消除法国在越北的残余力量和越南国内“保大”保皇党的势力，并修复了河内至老街的铁路（主要的是越池桥梁）、海防到河内的公路、突山阵地及海防码头等。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晨，法国在西贡的海军约万余人，乘军舰九艘企图由海防登陆进攻河内，想消灭胡志明政权，被我军第一百三十师击退（详情请看全协文史资料十二辑 145 页，抗战胜利后海防痛击

法军纪实）。不久蒋介石发动内战，电令五十三军回国。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全军开始集结，十七日由海防徒步行军向广州撤回。行程计长二千八百一十华里，先头部队是一百三十师从越南海防市经海洋、谅山、同登入中国境内，经凭祥、明江，到南宁市略有休息；又经贵县、梧州市。除休息日不计外，共走三十多天，于四月二十一日才在广州集结完毕。当时运输艇未到，在广州市停留两个多月。在候船期间，广东省长罗卓英时常和我们联欢。广东省马草马料很少，虽高价收买，也不易买到，因此全军五千多匹马，饿死三千多匹。到六月中旬乘美式登陆艇十八艘分三批由珠江内黄埔滩码头登艇，每批六艘，先头部队仍是一百三十师。六月十八日开始海运，由黄埔码头、经过九龙半岛、香港、台湾海峡、甫抵舟山群岛附近，接到台风向华东海岸侵袭的警报，立命登陆艇驶入长江，由吴淞口速达上海，以避台风。在经过台湾海峡时，波涛巨浪大部人马多昏迷呕吐。在上海停止四天，台风警报解除，于七月二日离开上海，经青岛、烟台等处，于十日驶抵秦皇岛登陆。这一段行驶八百一十二海里，走一十天。这次共走了二十一天，经过中国南海、东海、黄海、渤海，共长达一千六百五十四海浬。在经过渤海时比台湾海峡风平浪稳，所以人马都感舒适。在秦皇岛登陆后，军部和一百三十师驻山海关外绥中县，一百一十六师住秦皇岛和山海关。

我是在“九一八”东北事变后进关的，离开沈阳已十六年矣，本想此次回东北以舒我久别家乡的闷气。不料一出山海关看到农村凋敝、铁道破坏、碉堡林立、战壕满地；到处都是准备内战的现象；老弱死守家园，青年壮丁逃避一空，东北经伪满十四年铁蹄之下，民不聊生。日本投降之后，又复狼烟四起，烽火满天，人民涂

炭何日能了。扪心自问：军人的天职是什么？害人乎是救人乎！这个内战是谁之咎？所以在绥中我曾一再向军长周福成辞职，并建议周福成：我们在蒋介石卧榻之侧，不会长久存在。将来也许会死无葬身之地，宜早有归途。周不以为然，并说我们在一起二十多年了，今后不要分心眼，对我辞职坚决不准。我乃于七月二十日拟借回家省母为由，脱离军队，乘火车回辽阳原籍，周军长查知我的用意，以长途电话求锦州铁路局长万国宾在锦州车站扣我火车阻止去辽阳，力劝我回师，同时师内参谋长王冠英代表全师官兵来追劝我回师。此时我内心进退两难，如不回师又恐一些人亦将随我而散，流为失业。不得已当晚返回师部，次日周军长又复安慰我一番，从此就拖延下去了。

2、打通长城附近三角地带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电令五十三军归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即日打通辽宁、热河、河北三省长城外三角地带，最后到密云县集结待命”。十五日周军长带刘润川、王理寰到沈阳长官部领受命令，杜聿明因事未见，参谋长赵家寰代达，见面时很客气，谓此次五十三军打通这个三角地带，山道崎岖，交通不便，任务艰巨，杜长官想了几天，非五十三军吃不了这个苦，你们有远征的经验必定能马到成功。戴了一阵高帽子。但又说“不是张学良西安扣蒋，共产党早就消灭了，哪有今天这个苦吃呢？”周福成霭然一笑，一言未发，我们听之很觉不是滋味，因在强权之下，也未敢分辩，只有忍气吞声而已。我们回到绥中，准备出发。十八日奉军部的命令，内容是：“据十三军军长石觉的通报，热河长城边区，约有敌人万余名，我军奉命向该区长城三角地带清扫，本军分右中左

三路纵队前进，一百三十师师长王理寰指挥右纵队，率三百八十八团（团长佟道）、三百九十团（团长傅广恩）两团由绥中出发，扫荡路线为：干沟镇、汤道河、大吉口，继承德从古北口入关到密云县集结。中纵队军长自兼，率三百四十八团（团长毛芝荟）、三百八十九团（团长夏时）两团从绥中县出发，扫荡线为：义院口、青龙镇、喜峰口、马兰峪到密云县集结。一百一十六师师长刘润川左纵队指挥，率三百四十六团（团长张儒彬）、三百四十七团（团长江望山）两团，扫荡路线从秦皇岛出发，经迁安、遵化、平谷到密云县集结。”

右纵队十八日下午从绥中县出发经干沟镇、汤道河、大吉口沿途并未遇着一个解放军。到上谷附近转入朝承铁路两侧前进，见这段铁路尚完整。八月三十日下午抵承德近郊，见机场有飞机一架，询之，方知杜聿明到热河视察，我到承德石觉军部见杜聿明，他笑说：你们来得好快，又问周军长现在到什么地方了，刘师长的情况如何，我答，军长今天早晨有联络，昨天下午已由喜峰口入关，现在可能到马兰峪附近，刘师有通报已到遵化，路上有零星的接触也无大战斗。杜接着又问，你预算什么时候到古北口呢？我说承德距古北口约有一百五十华里，路上无情况三日可到，拟在古北口暂停一两天，掩护军的右翼安全，等军部到密云县我再入关。杜说，很好，很好！你就这样行动吧！我辞出后，听他的随员向我说，师长你说的很对，你们的行动，杜长官在飞机上都看见了。这时我才明白杜聿明主要是看五十三军的行动，不是专门到热河的，一百三十师八月三十日到古北口，停止两天才入关。九月七日三路纵队都陆续抵密云县附近，实际这段三角地带本无解放军的主力，仅有少数

游击队和地下工作人员。石觉是虚报情况。

3、打通平绥铁路南口到下花园段和平汉铁路定兴到保定段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五十三军接到蒋的电令归北京孙连仲总司令指挥，增加延庆方面，协助孙军打通平绥铁路。十一日从密云车站登车运送南口，十二日出八达岭。增加孙军的右翼，首先攻下贸州镇，从右翼迂回援助延庆正面攻击部队。十四日攻下延庆进驻怀来，十六日与下花园傅作义部队取得联络。平绥铁路已告通车后，孙连仲又调一百三十师到平汉路线上，归牟廷芳军长指挥。九月二十日由延庆登车转平汉线至涿州下车。我面见孙连仲长官和参谋长宋肯堂、金典戎（殿荣）等，研究向保定进攻的计划。次日，一百三十师沿路两侧齐头并进，当日抵定兴、北河店附近。二十二日晨，又沿铁路两侧向固城夹攻，当日午后二时进入固城。二十三日进攻徐水县时，查知解放军主要补给线是满城县大王店等处。一百三十师先佯攻大王店，解放军为保护补给线起见，把主力撤离大王店，所以无有大的战斗。进入徐水，二十四日进抵漕河头。晚间接牟廷芳军长电话命令“九十三旅归一百三十师王理寰指挥，附属装甲汽车拾柒辆，于二十五日进入保定城。”我根据牟的命令亲率九十三旅装甲车队进入保定城，驻军首长刘化南、栾法章及专员等等出城欢迎。打通平汉铁路这段的任务算完成了。

十月二日孙连仲又令五十三军全部进驻保定、徐水、固城之间负保护铁路之责任。十一月三日周军长抽调一百三十师三百八十八团，向满城扫荡，战斗失利；团长佟道被俘。在大王店时受到吕正操的特别招待，十一月十五日佟道被放回，我才知道吕正操此时仍

在河北指挥部队。五十三军从此在保定、徐水间任护路任务。

三、内战期间在东北战场上的五十三军

1、增援本溪、石桥子战斗后进驻开原县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旬，东北四平被围，长春吃紧，本溪已丢掉。沈阳杜聿明向蒋介石要兵，以济燃眉之急。蒋又令五十三军再出关外，归杜聿明指挥，六月十五日，一百三十师抵苏家屯。杜聿明令由沈安铁路出歪头山进入石桥子车站，援助本溪败退的五十二军的刘玉章的第二师，反攻本溪县城，我乃令三百八十九团团长夏时率全团向石桥子东南方山上进攻，经过三天的战斗，于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方攻下县城。刘师又复回本溪。

六月二十日，五十三军调开原县负防御任务。一百一十六师师长刘润川，守威远堡门一带；一百三十师守王多罗树、貂皮屯至八棵树一带，军部驻开原老城。

2、我对周福成三口印的矛盾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解放军夏季攻势告一段落。四平战役结束，杜聿明因病辞职离沈。七月十二日陈诚到沈将东北行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合并一起，改为“东北行辕”，陈诚兼主任，熊式辉将行营事务交清后于八月二日离沈。陈诚到沈后，扩军备战，扩编四个军，二〇七师扩编第六军，调四十九军到东北，加原有的新一军、新六军、十三军、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九十三军共有十四个军。陈诚尽力拉拢周福成（陈、周是保定军官同学）。给五十三军扩编一个暂三十师，师长张儒彬升充；增编第八兵团，兵团司令由周福成兼任；松江省已被解放，省主席关吉玉

去职，陈诚又保周福成兼任松江省主席。是为周福成称三口大印，是为一生无尚的“光荣”，从此周福成对蒋介石、陈诚的命令拳拳服膺，感恩戴德、五体投地。当周福成未就任时，我曾一再劝阻，最好不接受这个空头支票，对于第八兵团不能再拨给兵力，只是指挥五十三军，还不是自己指挥自己，松江省已解放，一旦下令反攻，五十三军是必在前头，重大责任都加在我们身上。就是真能反攻成功，省长亦另换别人，以前万福麟、马占山，是东三省流亡空头省长，今天哪个实现了？如果松江省攻不下来，那就是临死就医，推责于大夫，蒋介石和陈诚的苦肉计，是上不得当的。周军长闻言大为不悦，认为我阻碍他的加官进禄，破坏了他的升官图。周说，“国家多事之秋，是我们军人应当出力的时候，你不想报国，不必向我胡说”。实际上，我和周军长相处多年，在平时是很融洽的，也是无话不说的。对于任何重要事情都是言听计从的，我个人也以周公为知遇长官，但经过这次的谏阻，周公不满在心，渐渐的对我疏远了，第八兵团成立时，对于一百三十师官兵一个没有提升。仅仅把三百八十九团团长夏时调升第八兵团司令部参谋处少将处长。

3、五十三军在开原县的失败。

一九四七年，解放军秋季攻势开始，先后消灭国民党的军队约达十万人。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率五十三军向西丰县清扫。九月三日拂晓，突然有解放军大兵力向一百一十六师威远堡门全师阵地围攻，同时一百三十师三九〇团貂皮屯阵地也发现情况，经过三昼夜的激烈战斗，一百一十六师全部被歼，师长刘润川、副师长张绍贤、参谋长吴和声等被俘；三九〇团团长傅广恩也被俘，五十三军共被消灭一万六七千人。只剩一百三十师两团固守开原县新城。到

解放军秋季攻势结束后，开原新县城才解围，周福成向陈诚请罪，陈诚因开原新县城未丢，反而加以勉励，重新编成一百一十六师。调军参谋长刘德裕充师长，军参谋长调蒋希斌充之。一百三十师三百九十团也重新补齐，团长以李绍源充之。开原解围后，一百三十师移驻城东守备开原东面的阵地。

4、公主屯解放后，蒋介石来沈开会，调陈诚回南京，派卫立煌到沈任东北“剿匪”总司令。

一九四七年十月以后，东北下大雪，平地二尺多深，解放军每人一块白布为防空掩护工具。蒋军飞机无法侦察解放军的行动，解放军冬季攻势于十二月初又开始了。陈诚正准备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向解放区进行扫荡。不料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辽西公主屯新五军被歼灭，军长陈林达，师长留光天、谢代蒸均被俘。陈诚急电蒋介石告急，蒋介石八日飞来沈阳，召集将领会议，拟惩办新六军军长李涛，增援失时。这次会议我也是参加者之一。我到总部一上楼，周福成先我到场；在楼梯上等我。以微细的声音向我说，蒋总统亲自主持开会，拟枪毙作战不利的军长和师长，你发言时要加点小心。我小声说，我们也未参加公主屯的战斗，管他呢！我们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周同我进到会议室，见到蒋军的将领们，都坐的整整齐齐等着蒋介石出席呢。少许蒋介石在头，陈诚、赵家骧跟在后，步入会议室。大家一齐起立。蒋说，坐下！大家静肃无声，蒋就暗指廖耀湘，训骂起来，凡是不服从命令的，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按法惩办，决不姑息。骂毕，叫赵家骧把战斗经过图挂在墙上，令他讲讲战斗经过和增援不利的情况。赵讲毕，蒋起来以手指这个图说，这个哎……这个态势很好呵！为什么增援耽误

时间， 部队长起来说明事实。廖耀湘立起来，也未看图也未指图，头一句话说，作战部部长没有过失，地图与现地不符，距离也不对，总部下达命令太晚。未得援军出发，公主屯的我军主力已失掉，报告于事实不相符，如果增援部队不是机警的，恐怕也被敌人吃掉了。蒋无言再问，会议已成僵局，陈诚站起来说：“新五军被歼灭，实是我陈诚指挥无方，不怪部队，请总统按法惩办陈诚，以肃军纪。”蒋介石说，现在军事正紧张，等战事结束后再论功过罢！这次会议就是如此结束了。

陈诚对于这次公主屯的失败，知道解放军不是好对付的，恐怕沈阳亦难保，乃下令缩小防守圈，把铁岭新六军调到沈阳附近防守，放弃开原县，令五十三军接新六军的铁岭防务。解放军的攻势比以前更猛，陈诚乃设法恩蒋介石把他调回南京。蒋介石嘱意于卫立煌到东北替陈诚，召卫由上海到南京，卫表示不愿意去。此时正当南京中央训练团招集各军军官受训，五十三军周福成指定我去。一月十日我飞南京到中训团报到。卫立煌知道我到南京受训，派人送信，叫我到他家一谈。恰于十二日晨，周军长有急电给黄杰教育长，谓前方吃紧，令我即日回师，以便指挥队伍。我于当日晨离开中训团，迳赴卫家，坐谈竟日。卫说蒋总统派我到东北替陈诚跳火坑，我不同意去，派人催得紧，现下东北情况如何？我回答说，现在东北局势危险的很，转攻为守，节节失利。恐怕几个月后，守也守不住了，陈诚现已陷于沈阳，无计可施，您最好是不去，不然先到华北应付一下，看看再说。卫说，东北丢了，华北也是保不住的，况且驻华北的军队多是不熟，指挥上更是不便，在东北军队大多数是远征的队伍，对下层比较熟一些，使用上能方便一些。现

下，国民党黄埔嫡系军队骄得很，表面上看之是很好，实际上是不堪一战。我在中条山所看见的解放军，意志坚决，勇敢善战，吃苦耐劳，水火不避，上下一心，指挥灵活，非国民党军队可比。蒋介石一心醉于内战，终必失败，陈诚当年在远征军时他指挥不了黄埔系，放下就走，我到任后整理好久方有头绪，这次又是乱七八糟，扬长而去，遗祸于人，我临危受命，如果不去，也许有累身之患。谈到此，夜已深。我住在卫宅，次日乘民航机，飞回铁岭师部，十四日到山上视察阵地，铁岭县著名的龙首山和帽山，风景极佳，松柏参天，花果满山；今天一望、仅仅数个碉堡而已，秃山如洗。据群众云，树木被新六军砍伐已尽。以少数木头作工事用，卖的卖，烧的烧，五十三军接防后就长期守枯岭。

一月十五日卫立煌乘机到沈阳，接替陈诚的任务。十六日陈卫交代。召集各将领齐集总部，陈一一介绍于卫，陈宣布在沈小住一个时期，候卫各样熟悉后再行离沈。陈是二月五日飞回南京。陈走时把各处嫡系处长等均带走，总部一时不能照常办公。卫立煌用电话令我速给找人。当时蒋李万春为一处正处长（五十三军军需处长），佟道为副处长（一百三十师三百八十八团团长），张凤奎为第四处正处长（一百三十师军需处长），袁克征为办公厅主任（五十三军参谋长），时景新为中文中校秘书，赵书林为英文翻译。

卫立煌到任后首先视察各部队，亲临铁岭龙首山阵地详加指示。积极整顿队伍，以补救以往的缺点。企图早日挽回颓势。哪知东北沉疴日久，华扁无灵，病态日沉，仅能暂维现状而已。

编者按：王理寰同志遗稿尚有沈阳解放经历部分，因已登载在“辽沈战役亲历记”一书内，本刊不复载。